

江南書福

■ 苏浙生

■ 明天出版社



新编通俗文学丛书

江南书祸

苏 浙 生

明天出版社

1987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的，是发生在清朝初期的一桩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案件。

为了一本名叫《明史辑略》的书，封建统治者大开杀戒，二百余人头落地，血染钱塘江。

《明史辑略》是本什么样的书？统治者为何为了它而大动干戈？此书的编著者及与此书有关的人，他们的命运又如何？

读完这本书，您不难找到答案。

江 南 书 稿

苏 浙 生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（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）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125印张 120千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700

I S B N 7 — 5332 — 0022 — 5

I · 4

统一书号：10333·169 定价：0.97元

序·以史为鉴

峻 青

中国自古以来就有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”之说。历史是人创造的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上自帝王将相、各种英雄人物，下至黎民百姓、三教九流，都在一定范围内从事活动，完成着各自的事业。在这些活动中，事有成败利害，人分忠奸正邪，社会现象纷纭复杂。史家选其要者，或编纲鉴，或成演义，褒贬世事，以警后人。远自左丘明、孔子、司马迁、班固所修著的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近至明清以及民国通史，无不寓褒贬以促进时世，规范人物行动。

随着历史的延伸，修史很早就变成了一种极其敏感的事情。春秋时期，齐国的崔杼弑其君主，为此事就有两个太史为写“崔杼弑其君”而被砍头。延至后来，则愈演愈烈，为此受刑受难付出生命者有之，祸衍子孙者亦有之。

为了借鉴故事，苏浙生同志撰写了这本《江南书祸》。以文字狱为题材的历史小说，恐怕这还是第一本吧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苏浙生同志在这本历史小说中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。“五天地知县”（到任做官，

金天银地，居家享乐，花天酒地，坐堂断案，昏天黑地，百姓含冤，怨天恨地，革职离任，谢天谢地。）吴之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。这个人，原是被判刑的七品县令，由于逢上大赦而出狱。谁知他秉性难移，出狱后继续害人，为了金钱美女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江南书祸”，连不识字的朱佑明也被连累其中。他为了坑庄允城家的钱，得到歌女虞姬，不惜造谣、做假，以至于冒生命危险赴京告御状。就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小人，居然告状成功，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，这是很发人深思的。

由于历史资料的限制，这本小说不可能象当代小说一样对事件和人物着意渲染铺叙，但即使这样，仍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小说。我为出版这本小说而高兴。

1986年12月

目 录

第一章	陆举人呈帖起风波·····	1
第二章	盲书生邀友编明史·····	23
第三章	一波才平一波又起·····	44
第四章	讹诈庄府软硬兼施·····	66
第五章	吴之荣进京告御状·····	86
第六章	庄允城撞死刑部狱·····	107
第七章	将错就错胡判乱审·····	128
第八章	奔千里求救吴提督·····	150
第九章	看一日血染钱塘江·····	172

第一章 陆举人呈帖起风波

清朝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三月底的一天，杭州钱塘江边，一只带篷的小船，缓缓离开埠头，向江心摇去。

岸上伫立着一位中年男子，约摸四、五十岁，丹凤眼，高鼻梁，头戴细黑布的瓜皮小帽，身穿细机嫩蓝舞衫，显得气度轩昂。他不住地朝着驶去的小船挥手，一直目送着船影消失在水天交融处，才转过身，步履从容地往回走去。

这个风采倜傥的男子，就是杭州举人陆圻。他的诗赋词章，雄浑俊逸，在江南很有名气。但陆圻无意追求功名利禄，只是钟情诗酒，笑傲江湖罢了。由于年轻时一段意想不到的奇遇，竟使他成了湖杭一带的传奇人物。

说起来，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明朝崇祯十二年（公元1639年）隆冬的一天，空中纷纷扬扬飘舞着鹅毛大雪，房屋街道都被厚厚的白雪裹住了。一眼望去，江南名城杭州，竟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混沌世界。陆圻与一班年轻朋友，在梅香阁饮酒赋诗，凭窗赏雪。傍晚时分，雪停了，陆圻披着斗篷，踏着醉步走回家去。走近家门口，忽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大汉僵卧在雪地上。陆圻连唤了几声，也不见回答。跟随的小厮俊儿上前弯腰一看，叫道：“哦，是他呀，一个穷要饭的，前天我

还在街上见过。”

陆圻听说，俯身掸了掸乞丐身上的积雪，只见大汉双目紧闭，脸色发紫，已经昏过去了。伸手摸摸胸口，觉得还有点温热，陆圻一时动了恻隐之心，便脱下斗篷，盖在大汉身上，令俊儿将乞丐背进屋里，横在一张矮榻上。客厅里早生着一个大火盆，红炭腾焰，暖气阳回。一会儿，那乞丐的脸色渐渐泛红了，终于睁开了眼睛。陆圻望着这个紫膛面皮，一脸板刷乌须的大汉，带笑问道：“你是何处人氏？如何会倒在雪地里？”

“我是山西太原人氏。”大汉瓮声瓮气地回答道，“父母早没了，光棍一条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因两天没有进食，饿昏了，恰巧倒在贵府门前。”

陆圻听说大汉饿了两天了，便扭头叫俊儿端来一碗热粥，大汉“呼拉拉”灌了下去，抹抹嘴角，然后臂一伸，腰一挺，掀掉斗篷，翻身下榻，朝陆圻凝视了一眼，拱拱手道：“多谢，多谢。”说完，“啪嗒啪嗒”，拖了一双破鞋，大步往屋外走去。

陆圻见这个五大三粗的乞丐，虽然破衣烂衫，却性格粗犷行动敏捷，态度又不亢不卑，反倒想给他谋个差使，便急忙止住道：“请留步。这样的大雪天，外面滴水成冰，足下衣衫单薄，如何挡得住寒气？俊儿，去把我的棉袄拿来。”

俊儿应声去了。陆圻乘机问道：“足下有何技能？要不要替你荐个地方？”

那大汉叉手抱在胸前，“咯咯”一笑，傲然自得地答道：“我，一无所长，只能饮酒不醉罢了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陆圻不禁纵声大笑，因为他生平最爱的便是“杯中物”。只要看看他客厅里垂挂的两个条幅，就可以知道他的嗜好了。左边一幅是：“钟鼓饌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”；右边一幅是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”。常言道，爱屋及乌，陆圻因为爱喝酒，所以，只要遇见“酒徒”，总是分外地亲热。一听那大汉自称能饮酒不醉，正合了脾胃，立即高声吩咐仆人摆酒。酒菜备齐，那大汉披了陆圻的丝绢棉袄，也不推辞，随手就在席边坐下。陆圻提起酒壶，亲手为他斟了满满一杯。那酒的颜色微透金黄，还没有沾唇，就有一股芳香扑入鼻来，陆圻举杯道：“爱戏的，叫戏迷；爱书的，叫书迷；爱财的，叫财迷；爱官的，叫官迷。咱们爱酒的，就叫酒迷吧。来来来，干——”

“酒迷？不错，这词儿新鲜。”大汉粗声粗气地说着，举杯一饮而尽，咂咂嘴，突然欢快地叫道，“好酒，好酒，松江三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陆圻眉毛一扬：“足下识酒？”

大汉摇头晃脑道：“不瞒相公说，我一见酒就流口水，凡有好酒，断然不肯轻易放过，哪怕行乞也要讨一口喝喝，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酒丐。人说，‘不吃三白酒，枉在江湖走’，怎能不去品尝品尝？”

陆圻顿时酒兴大发，打开了话匣子：“‘三白’还不算上乘，去年我游萧山，主人扛出埋了十八年的酒坛，打开泥封，那酒只剩半坛了，真是古人所说‘坛高三尺酒一尺，去尽酒魂存酒魄’。我只饮了一杯，你猜怎么着？醉醺醺竟睡了一天。妙哉妙哉。”

那大汉接口道：“有一次，我在九华山遇见一个老和尚，赐我一盅山泉所酿的陈酒，颜色绿盈盈的。我抿了一口，那股香、甜、醇、辣，一直透进脏腑肌骨，好象大热天喝雪水一样，浑身没有一个毛孔不舒畅。此后三个月不知其它酒味，我当时问他这叫什么酒，你猜这老秃头说什么？他说叫‘山酒’。”

大汉与陆圻一齐笑了起来。接着，两人从山西的汾酒、潞酒，谈到苏州的福贞、宜兴的红友、扬州的木瓜、镇江的苦露……陆圻夸口腊月酿造的绍酒“冰冻三尺厚，酒香扑鼻头”，大汉应声赞道：“是呀，缸边冻得十指僵，换来开春酒气香。”两人愈喝愈来劲，愈谈愈投机。陆圻喜不自禁地说：“人世间，慕才的称知己，相爱的叫知心，咱们俩，就叫知酒吧。”

“知酒，知酒，痛快，痛快。”大汉右手摸摸板刷乌须，左手铁锤般的拳头敲敲桌子，然后旁若无人地狂饮大嚼。边上伺候的小厮俊儿看不入眼了，拉拉陆圻的衣襟，凑近陆圻的耳根悄声说：“老爷，这个穷叫化，恐怕是来骗酒吃的，老爷可要小心在意。”

陆圻醉眼一瞪：“胡说，真能饮酒不醉的，必是豪杰勇夫，你懂什么？”

两个人都是海量，这顿酒一直吃到半夜三更才罢席。那大汉就在陆圻的客厅里睡了一夜。

谁知第二天，空中依旧大把大把地撒下雪花来。陆圻乘机挽留大汉，继续搬出各种好酒款待。大雪下了三天，两人也开怀痛饮了三天。第四天，雪霁天晴，大汉要告辞了。陆圻拿出十两银子，道：“留足下三日，难得彼

此有如此雅兴海量，真是一大乐事。区区数金，供足下沿途沽酒，万望海涵。”

大汉瞧了陆圻一眼，接过银子，揣在丝绸棉袄里，双手一拱，说声，“后会有期”，便转过身扬长而去。一旁的俊儿看呆了，连连跺脚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这穷叫化吃了咱们三天酒，连个姓名也没留下，十足的酒骗子。”

陆圻付之一笑：“饮酒只求尽兴，管他姓张姓李呢，你懂什么！”

事过境迁，日子一长，这件事陆圻也慢慢淡忘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二十年过去，这年已是清朝顺治十六年（公元1659年），一日，陆圻有个在广中县做知县的朋友，来信邀他前往邀游叙谈。陆圻正闲着无事，便欣然来到广中。老友重逢无非是把酒论诗，品茶谈文罢了。一日，陆圻在广中街上溜达，忽听远处传来“噹——噹——噹——”的铜锣响，知道有官员出巡了。原来，清代制度，凡是官吏出门，都要鸣锣吆喝，以便沿路军民及时回避让道。如是州县官，通常鸣锣七下，意思是“军民人等齐闪开”。道府官员出来，则鸣锣九下，意思是“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”，州县官听到了，也得闪避，凡节制文武官的大官出来，则打十一棒锣，意思是“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”。至于总督以上的大官出巡，就要打十三铜锣，意为“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”。所以，只要听鸣锣的多少，就可以知道出巡官员的地位。陆圻一数“噹噹”的锣声竟然响了十三下，心中不觉凛凛然，赶紧往街沿上靠，不料这正是个

店铺门口，密密麻麻挤满了回避的士民，而此刻，那位大官的仪仗已经走近。整个街道霎时没有一点喧哗的声音。陆圻不敢再乱窜乱动，只得紧挨着街沿，低着头，垂着手，恭敬肃立，眼角微微瞟着仪仗杂役的脚靴，等待大驾过去。忽然间，轿夫、侍卫的脚靴都停住不动了，只见一个差人走到陆圻面前，问：“相公是不是杭州举人陆圻、陆老爷？”

“是，是的。”陆圻心中别地一跳，依旧不敢抬头。

那差人不再说话，转身拉过一匹马，又过来两个侍卫，不由分说，将陆圻拥上马鞍，跟在仪仗的后面，一直走进一座大府第。朱漆的阑干，描金的画檐，杂彩的流苏，绣花的丝帟，说不尽的富丽堂皇。一位管家彬彬有礼地将陆圻引到一间小花厅内。晕晕乎乎的陆圻哪里敢坐？直挺挺地站着，转动眼珠打量厅内。右边壁上，挂着两把龙泉宝剑；左边壁上，中间是一幅“月下独酌”大画，两旁对联是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。这是什么去处？这位大官叫我进府，是吉是凶，是祸是福？陆圻好比坠入了雾中，正在满腹狐疑、忐忑不安的时候，忽听管家传喝：“军门大人到——”随着一阵橐橐靴声，进来一位身材高大的武将，大步流星走到陆圻面前，“扑”地跪下，纳头便拜，陆圻大惊失色，急忙屈膝匍伏地下，磕磕巴巴道：“大，大人……”

那大官双手扶着陆圻，一齐站了起来，然后笑吟吟地道：“陆爷忘了我这个‘知酒’了吗？”

陆圻一脸惶恐，匆匆瞥了大官一眼：两道浓黑的大眉，紫膛面皮，密密的板刷乌须，一派沉着威猛的大将气度，急切间实在想不起这位贵人是谁，只得抱愧施礼道：“在下该死，在下健忘，请军门大人恕罪。”

那大官笑而不答，携着陆圻的手往上首让座，陆圻自然不肯越礼，再三谦让，与大官分宾主坐了。那大官端详着陆圻，慢悠悠地说：

“陆爷模样没有大改。本帅曾在府上快饮三日，陆爷如何忘了？”

陆圻是个好客豪饮的人，几十年来，几乎没有一天不会客痛饮的，平生所结识的官宦墨客，衣冠人物，不计其数，就是想不起有一个在广东做大官的贵人。当下十分窘迫，只是涨红了脸，眼光定定的发愣。那大官见了陆圻情状，哈哈一笑，解开了这个闷葫芦：“本帅贱姓吴，名六奇。现在平南王（吴三桂）帐下为两广提督。二十年前的冬天，本帅流落杭州，穷途末路，饥寒袭身，昏倒在贵府门口，蒙陆爷相救，还留饮三日，赐衣赠金，此事陆爷还记得否？”

陆圻这才依稀想起二十年前的这桩小事来。顿时胸中豁然，不禁笑了，拱手道：“哦，原来是故人，幸会幸会。”

吴六奇一捋乌须，仰头大笑，接着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常言道，受人滴水之恩，须当涌泉以报，何况陆爷救命之恩呢？我六奇虽是一介武夫，却也粗知礼义。只是前些年随王爷转战征讨，行踪不定，因而未能如愿。今天有幸得遇恩公，真是天赐我六奇也。”接着，又乐呵呵地

问，“一别二十年，陆爷海量不减吧？来来，今日与恩公一醉方休。”说毕，朝管家努了努嘴。

果然是提督府衙，气派不凡，转眼功夫，金樽美酒，玉盘珍馐，满满地摆了一台，吴六奇又令总兵参将、僚佐幕宾出席相陪。那些将官幕僚见提督口口声声称陆圻“恩公”，知道陆圻不是等闲之辈，便个个殷勤劝酒，执礼非常恭敬。华冠丽服的小厮们穿梭般端茶斟酒，一群穿红着绿的俊俏丫环执着拂尘，捧着漱盂巾帕，环立伺候；又有一班女乐，悠悠扬扬地奏曲助兴，陆圻遭到这种奇遇，只觉恍恍惚惚，简直分不清是梦境，还是仙境。但他本是个豪爽洒脱的人，既来之，则吃之，所以此时一扫窘迫局促之态，不拘形迹，开怀畅饮起来，一直喝到夜阑人静，才尽兴撤席。陆圻酩酊大醉，当晚就在提督府内歇息。

第二天，吴六奇又陪陆圻下校场，登上高高的将台，观看操演。广场上，旌旗耀日，金鼓齐鸣，中军官令旗一挥，千军万马，如波翻浪涌，兔起鹘落。那排成一溜的，叫长蛇阵；分成八堆的，叫八卦阵，兵士们舞藤牌，翻筋斗，耍枪弄棒，娴熟敏捷。平生只会掉文弄墨的陆圻，着实开了一回眼界。此后，吴六奇今日请他赏花，明日邀他观舞，吃饭时则顿顿都少不了甘冽芳醇的美酒：永平的桑落酒，京师的黄米酒，粤东的荔枝酒，济南的秋露白酒，还有什么神功泉酒、金盘露酒等等，陆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席间，陆圻偷眼望着这位身穿一品麒麟官服，头戴光闪闪珊瑚顶的吴提督，神态是那样威严，气度是那样雍容，心中不觉暗叹：昔日奄奄

一息的穷乞丐，今日叱咤风云的大将军，昔日遭人白眼，受人欺凌，今日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诺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机遇一到，平步青云啊！那吴六奇也怪，连日来只是品味美酒佳肴，谈些岭南风情，至于自己二十年来如何发迹，却始终讳莫如深，闭口不言，陆圻自然也就不敢冒失地乱问了。

陆圻在提督府一住就是半月，渐渐地思念家乡，想告辞回杭了。那吴六奇也不十分硬留，临别时，拿出三千两银子，还有皮裘绸缎、名产珍玩赠给陆圻。又派了两名亲兵，持了两广提督的名片，护送陆圻回去。一路上，地方州县官谁也不敢怠慢这位贵客，迎送款待全都十分恭敬。自此以后，陆圻在杭州一带名声大震，连巡抚都另眼相看，逢有盛大宴会，常常邀请陆圻作陪。不过，陆圻仍旧整日以诗酒自娱，交友彬彬有礼，从来不骄矜于色，仗势凌人，所以更受一般士民的敬重。

这一天，陆圻到江边送别了一位老朋友，沿着江堤，信步回家。正是暮春三月季节，柳色如烟，花光似锦。阵阵春风拂面，那么轻柔那么清新。宽阔的江面上，微波粼粼，风帆片片，几只沙鸥忽上忽下地展翅翱翔。陆圻只觉得神清气爽，似乎飘飘然地要融进这如画的春色中去似的，忽然，迎面匆匆过来一个故旧，两人一照面，几乎同时拱手作揖：“哦，陆兄，久违久违。”

“哦，刘兄，幸会幸会。”

“陆兄，近读大著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”那姓刘的朋友翘起姆指，大惊小怪地嚷着。

“什么大著？”陆圻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
“噢，乌程县南浔镇庄氏编著的《明史辑略》，陆兄与查兄、范兄的大名，不是列在校阅者之首吗？这本书为明朝诸臣列传，激浊扬清，忠奸分明，读来令人拍案叫绝。”

“南浔庄氏？”陆圻眨眨眼，诧异起来，“我与他素昧平生呀！真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哪里校阅过什么《明史》？”

“啊呀呀，陆兄过谦了。这本书湖州府叶圣基书店正卖呢。老兄还想瞒我呀。”那朋友扑嗤一笑，继而又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不过，诸位仁兄也太大胆了。眷念明朝，指斥大清，不怕官府震怒么？还是小心为上哪！”那朋友因有要事，说完匆匆一揖而别。

这一来，陆圻可再也没有心思观赏江边春色了。他回到家里，愈想愈觉得蹊跷，什么《明史辑略》，什么“指斥大清”，简直莫名其妙。既然还涉及查继佐，范骧两位老朋友，何不前去问一问呢？陆圻立刻乘了顶小轿，一路往黄泥岗查府迤迤而去。

到了查府，门上的仆役过来请了安，禀报道：“查爷与范爷刚外出拜客去了。”陆圻因是常客，查府内外都是极熟的，所以，点了点头，径自走进查继佐的书房等候。刚刚踱到书桌边，一眼瞥见案头赫然摆着三部精印的《明史辑略》，装帧极为考究。封面方印着“湖州南浔庄廷钱编著”，底下一排校阅者，“杭州举人陆圻”的大名果然排在第一个。下面是查继佐、范骧、张隽、潘怪章、吴炎等，一共十八位。其中有的是陆圻熟

识的，有的是陆圻听说过的，大都是江南才子，文坛俊秀。陆圻惊诧之余，又十分好奇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一册册地浏览起这本自己没有校阅过的皇皇巨著。约莫过了两个时辰，查、范两人回来了。陆圻一见，不及寒暄，劈头便问：“这部《明史辑略》是怎么回事？”

矮胖胖的查继佐往太师椅上一靠，答道：“陆兄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这三部书是去年冬天南浔庄氏托一朋友转给我们三人的。说是‘仰慕大名，恭列校阅之首，万望海涵’，那朋友因转道去江西经商，最近才回杭，前天刚刚将书送来。”

瘦高个儿的范骧走过来说：“我与查兄昨天看了一整天，这庄氏也太大胆了，恐怕要出事呢。你瞧。”范骧翻开一册《明史辑略》，指给陆圻看，“书中不避皇帝的御讳，竟直呼清室祖先的姓名为努尔哈赤。”

查继佐接口说：“还不止此呢，书中的《李化龙传》中，居然有‘长山蛆（nǚ，战败）而锐士饮恨于沙磷，大将还而劲卒销亡于左衽’这样愤激的言词，这可有辱骂本朝的嫌疑呐。”原来，“衽”，就是衣襟。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民，前襟是向右掩的，而一些少数民族的服装，前襟是向左掩的，因而“左衽”也就成了当时汉民鄙视、诟骂异族的代词了。这本《明史》将明朝的军士称之为“锐士”，而将清朝的士兵称之为“左衽”，一爱一憎，明眼人是一目了然的。

陆圻不答腔，他捋了捋稀疏的胡须，一声不响地在书房内踱步。陆圻推测，这个庄廷鑑恐怕是明朝末年的复社人物吧。对于忠贞爱国的复社诸公，陆圻向来是很钦敬